

萌芽
书系

萌芽编辑部选编

惊奇卷

新概念 作文大奖赛 特色作文选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优秀出版社
SPLENDID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萌芽编辑部选编

新概念

作文大奖赛特色作文选

XINGAINIAN
ZUOWEN
DA JIANG SAI
TESE ZUOWEN
XUAN

惊奇卷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概念作文大奖赛特色作文选·惊奇卷/萌芽编辑部选编. —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06.1

ISBN 7-80732-205-5

I. 新… II. 萌…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0524 号

责任编辑: 兰文娟 冯文革 装帧设计: 郭树坤
责任校对: 蒋强富 责任监印: 刘 签

出版人: 李元君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 9 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771-5863339 (发行部) 5866644 (总编室)
传真: 0771-5863291 (发行部) 5850435 (办公室)
E-mail: jielipub@public.nn.gx.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制: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8.5 字数: 220 千字
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 001—15 000 册
定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属合法出版之本书, 环衬均采用接力出版社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 该专用防伪纸迎光透视可看出接力出版社社标及专用字。凡无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者均属未经授权之版本, 本书出版者将予以追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771-5864694 5863291

“萌芽书系”总序

萌芽杂志社主编 赵长天

《萌芽》杂志创刊四十八年了，培养青年作家始终是这本杂志的宗旨之一。二十年前，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外延形象》就是作为“萌芽丛书”之一种，由萌芽编辑部编辑、重庆出版社出版的。那是在哈华同志当主编的时候。后来曹阳继任主编，依然曹随萧规，继续编辑“萌芽丛书”。出书，是青年作者继发表单篇作品之后在创作上的又一个新台阶，对青年作者的成长至关重要。但是后来，由于社会发生了变化，出版业进一步市场化，编辑出版“萌芽丛书”也就被迫中断了。

近年来，《萌芽》杂志终于走出低谷，重新恢复了在大中学生中的权威地位，成为一个知名的文学品牌。新作者只要在《萌芽》连续发表作品，或者获得“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就会立刻崭露头角，受到年轻读者的欢迎，也会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为了让一些确有才华的年轻人更集中、更全面地展示他们的文学成果，也为了让年轻的读者们读到更好的他们喜欢的书，我们决定恢复过去的传统，为年轻作者编辑出书。

前两年，我们已经陆续编辑出版了十几本书。从今年开始，

我们加大了书籍编辑的力量，并将除了《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之外的书籍一并纳入“萌芽书系”。“萌芽书系”将大体包括三种类型的图书：一是优秀作品的合集，包括《萌芽》精选本；二是作者个人作品集；三是长篇小说和长篇纪实。我们的编辑方针是好中选优，兼容并蓄，鼓励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我们会精心做好选题和编辑工作，并选择优秀出版社作为合作伙伴。我们会珍惜自己的品牌。希望青年朋友们喜欢“萌芽书系”，也欢迎你们提出宝贵意见。



目录

刘德震	将星陨落 /1
林 林	恋水莲 /8
刘凯捷	东厂 /22
程 露	后来 /31
汪晓芙	剑本无心 /37
李 梅	蛊惑的故事 /53
张疏桐	那一年的告别 /65
江国梅	麻雀猝死在午后 /78
文汐岚	千代的百合 /86
陈玉曦	在时间之外 /97
刘 倩	秋殇 /107
王 明	如是我闻 /115
王秋芳	何处灵山不是归 /129
温 韬	宿命 /137
路 杨	如果是偶然 /145
张 蕾	十字伤 /154
李 强	生涯 /159
肖 宇	架空亭 /172
王鹏宇	受戒 /184



曾传标	长发 /191
周 峤	东洋 /202
石 梁	两柄剑，一种武器 /212
陈晓君	悬黎 /222
曾 宇	囚笼里的奔逃 /227
史帅克	刺秦 /236
单慧珺	荼蘼 /241
沈世奕	桨声灯影 /248

将星陨落

山东省德州二中

刘德震

李逵又哭又叫，只为回乡接来老娘，同上山寨共享天伦。众人不能劝止，宋江嘱咐了三件事，李逵欣然答应后，提了朴刀便走下山，过金沙滩去了。行至沂水县时，听得人读榜要抓他，便不敢走大路了。

此时正是盛夏，燥热的太阳拼命地射着毒光，路上行人自然稀稀寥寥。正走间，前面突现一片密密的树林，一条小径在树丛中间蜿蜒，小径的两边睡满了躲避太阳的行人。李逵见母心切，只顾在小径上奔走，顷刻间，身后的行人便通通消失了，周围极其寂静，只有一两只蝉偶尔哼哼几声。

突然，李逵望见不远处有酒家。软软的风中，一面酒旗被挂在高杆上懒懒地不见动弹，浓浓的酒香从紧闭的木门窗的缝隙间挤了来，在偌大的林子里肆意飘荡，持久不消。李逵天生好酒，又加上持久奔走，不进水米，此时已是饥渴难耐。

李逵大步跨到小店门前，伸出粗壮的五指拍打木门，木门颤抖着咚咚作响，木屋似乎也随之抖动。李逵叫道：“店家，开门。”这声粗犷的叫喊犹如清晨洪钟，在林间徘徊。随后听见小木门轻快地响了一声，一个黑大汉出现在李逵面前，点头弓腰，笑着应道：“客官，快请进。”说着，引李逵到一张靠窗的桌前

坐下，李逵将朴刀靠在墙边。大汉弓着腰，拉下肩上的抹布擦了擦桌子，说：“客官，要点什么？”这时，李逵想起了宋江嘱咐的话，就说：“好菜尽管拿来，不会少你一文。”“那酒呢？小店有透瓶香。”李逵心中正抱怨着只能闻酒香而不能痛饮，听这汉子又提酒，心中更是不快，于是斥道：“不说就是不要！”那汉子无言而去。当汉子撩开门帘时，酒香似乎更浓了。李逵肚里寻思：这次俺只喝几碗，解渴便了，哥哥定不怪俺。于是又说：“店家，拿一坛好酒，一个大碗来。”汉子应了一声，便进了里屋。

李逵晃动了一下脑袋，看了看这间木屋，几根木杆顶起屋顶，顶上条条缝隙流进道道白光，点点细孔透入丝丝白线。正对李逵，是一个小门，一面花布帘子阻隔了李逵的视线。周围几张旧方桌被擦得很干净，桌上放着一个圆筒，里面歪歪斜斜地倚着几根筷子。方桌四周守着几条旧长凳。李逵大手一拍，打开窗板，并用旁边的木棍支起。阳光被放了进来，屋里明亮多了。

不久，另一个汉子端着大碗、抱着酒坛笑吟吟地走到李逵面前，放下碗，刚要揭封坛的纸，只见李逵腾地站起来，夺过酒坛，扯开纸，酒香越来越浓了。醇香的味道在小木屋里四处弥漫。李逵贪婪地饮了一口，大声赞道：“好酒！”便抱起酒坛痛饮。那汉子一惊之下顿时失色，见李逵如此喝酒，又绽露出阴冷的笑容，与阴冷的木屋融为一体。

很快，李逵放下了空空的酒坛。这时，黑汉子端着牛肉吆喝着出来了，见了空酒坛便说：“客官海量，小的再抱一坛来。”说着把肉放在桌上。李逵二话不说，抓起肉便吃。忽然间，李逵感到一股眩晕直撞百汇，肚里暗暗寻思：平日里，一气喝个三五坛不摇不晃，五七坛意识清醒，九十坛方才罢休，可如今，一坛便要倒。坏了，难不成被这鸟人下了药？

黑大汉见李逵脚下摇晃，指着李逵说：“倒！倒……这下可

以去领赏了。”李逵猛然觉醒，抓起桌子向那汉子砸去，黑汉子见状吃了一惊，急用双臂去挡。李逵上前一步，抬腿一脚，正中黑汉子小腹，黑汉子被踢出丈余，所到之处，桌凳均毁。另一个汉子搬着酒坛来砸李逵，李逵大拳一挥，正中这汉子的太阳穴，汉子当即飞了起来，接着硬生生地挺在地上。李逵转身再看那黑汉子，他正爬起来要逃，李逵一步赶上，抓住衣袖扯了回来，劈开五指，猛地戳过去，眼珠迸裂，再复一掌，满口白牙纷纷掉落。这时，李逵感到头晕眼花，腿脚麻木，浑身松软无力。李逵用尽全身气力，抬腿一脚，又将那汉子踢出几尺开外，爬不起来了。紧接着，李逵也轰然倒地了。

不知过了多久，李逵终于爬起身来，隐隐感到头痛。环视四周，见满屋狼藉，又见两个汉子伏在地上，心中着实有气，上前一脚踏在那汉子胸脯上。这汉子嗽的一声醒了过来，不停地大叫：“爷爷饶命啊！”“你这厮开黑店害人性命，留你甚用！”说着，李逵把那汉子蹬开了。汉子抖着下巴吃力地说：“爷爷杀我一个就等于杀了两个。”“为甚？”“家中还有老母，我死了她也会饿死！”李逵听了这话心就软了，心想，俺特地回家接娘，却杀了养娘的人，天地也不容俺，罢了，俺饶了这厮。想罢对汉子说：“再敢害人性命定要将你剁成肉泥。”

李逵酒足饭饱之后，天已经黑了。李逵点上火把，烧了黑店，又甩开大步开始赶路了。天上没有星星，只有一弯残月，在乌云后躲躲闪闪。停不住的风吹着云不停地翻腾。走了几里路，李逵的脚步渐渐有点慢了。他瞟一眼黑黑的月影，环视了四周，左手不觉攥了攥那把朴刀，又迈起了大步。

突然，李逵听见一声叫喝：“想活命的留下买路钱！”李逵定睛一看，路中央站着一个大汉，手提两把板斧，身穿黑粗布衲袄，整个人融进了灰黑的夜色中。大汉嘴角露出一丝笑容，心

想，今天真是走运，收工回家都有人送上门来，这等生意不能不做。

李逵双手握住朴刀，横在胸前，大喝一声：“你这厮是什么人？敢在这儿剪径！”“爷爷黑旋风，知趣的交了包袱放你性命，不然将你剁为肉酱。”听了这话，李逵顿时青筋暴起，叫道：“你这黑厮竟敢盗俺名目，坏俺名声，看俺不将你剁为肉酱！”

那大汉听了李逵的话心中不觉一惊，心想，难道这厮也学黑旋风！正寻思间，只见李逵奔了过来，忙两手攥紧板斧迎上去。

李逵扬起朴刀直奔大汉面门，大汉急忙闪过，大斧一挥便砍了过来，李逵架住朴刀抵住一斧。两样兵器相撞，发出一声尖叫，射出两道火光。大汉见状，又挥斧劈来。说时迟，那时快，李逵向后一退，挺刀便捅。大汉还没来得及招架，便听见一声沉闷的声音，随后感觉冰冷的铁器捅进体内。李逵一抽刀，上前又是一脚。大汉叫喊着飞了出去，板斧也丢在了地上。李逵急忙上前踏住正要挣扎着起来的大汉，说：“认得爷爷吗？”那汉子在地上叫道：“爷爷！饶了孩儿性命。”李逵大叫道：“爷爷便是真黑旋风！”说着一刀将那汉子剁为两段。李逵擦了擦刀上的血，又开始赶路。

前面又有一个剪径的，趁着黄昏太阳的黄光，李逵牙咬得咯咯响。只见那人手提板斧，身穿粗布衲袄，扎一块红头巾，脸上抹着黑墨，大胡子张牙舞爪地竖在两腮。

这已是第五个了。

李逵心中急怒，还没等搭话，就上前一步，剁了这倒霉的汉子。

再有一天的脚程就能到董店了。日已平西，李逵正愁没有歇

脚的地方，发现前面有一个小县城，是去董店的必经之路。

李逵进了城。半路上捡到一大顶破毡帽，李逵顶在头上，低着头，只是透过破帽的缝看着周围的人。突然，见一帮人正在读榜。李逵低着头过去，见榜上画着宋江、戴宗和他。李逵看后，转身来到了一家客店。“住店。”李逵沉沉地说着，丢下一角碎银子，便跟随小二上楼了。小二推开房门，引李逵进去，问道：“客官，要点什么？”“好酒好菜尽管拿来，不会缺你一文。”话音刚落，小二便吆喝着出去了。

“什么？你没有遇见剪径的人？”李逵听见外面的人正在谈论。“没有，倒是有几具死尸，全是一个打扮，面相狰狞，旁边还有两把板斧。听说这些人都叫李逵，都是做些剪径的勾当，抢人财物害人性命，这下可遭报应了。”“是啊，难怪官府要抓他们，现在可好，他们都死了，以后探乡再也不用找同路人壮胆了。可不知道是哪位英雄所为。”李逵听了，心里却更加愤恨了，这些猖狂的贼人盗了俺的名目，坏俺名声，俺见一个便要杀一个，见两个便要杀一双。

已是三更天了，镇上突然来了一队兵，由一个汉子带领着。这汉子不是别人，正是开黑店的那个汉子。他后来抄近路来到这个小镇请人医伤，正好见到李逵，心中恼怒，便报了官，一为报仇二为赏银。县令眼珠一转，命令士兵等到三更，活捉李逵。

虽然李逵喝了酒，但并没有多喝，因为他不会把宋江的话当成耳边风，可又不能不喝酒，便喝了几碗解馋。三更时分，李逵正在睡觉，发出打雷一般的鼾声。

突然，门被踹开了，李逵吃了一惊，猛地坐起来，顺手抄起床边的朴刀。只见一帮兵拥了进来，个个手中握着腰刀，刀刃指着李逵。李逵知道只能拼死一搏，于是拼尽全力来战这些士兵。这些乡野杂勇岂是李逵的对手！最后死的死，伤的伤，滚的滚，

爬的爬，大都叫喊着消失了。李逵知道此地不能久留，但是城门又没开，只能先找个地方暂时躲避，等开了城门再杀出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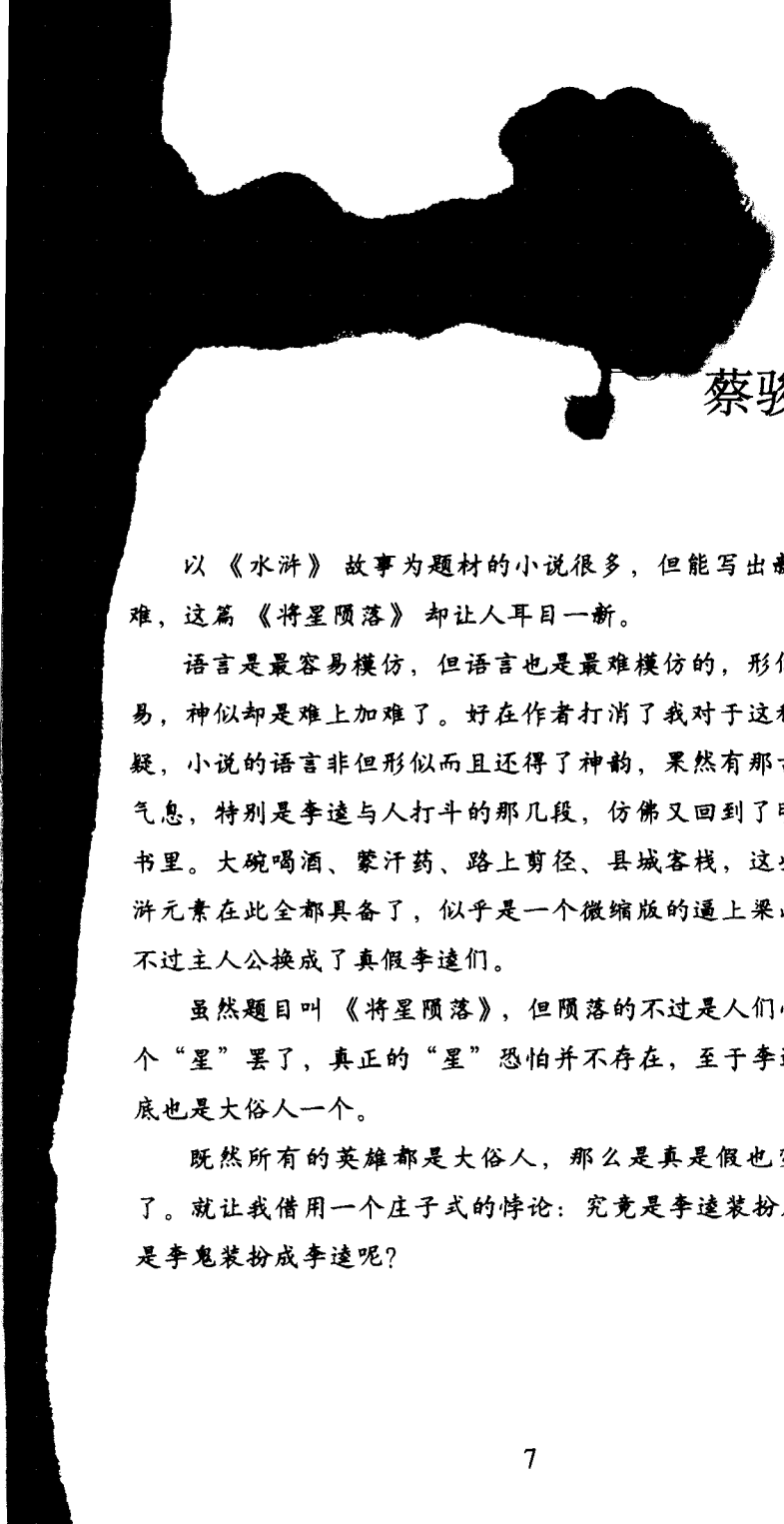
李逵跑了，县令眼珠一转又心生一计。他命令大小官兵敲锣上街，大叫：剪径的魔王李逵来了！全城的人凡是发现李逵及时汇报官的，赏银十两；杀死李逵，赏银五十两；活捉李逵，赏银一百两。于是全城的壮丁并老弱妇孺手拿木棍火把上街寻找李逵，但不全是因为赏银。

李逵在暗地里听得明明白白，他真想冲进衙门剁了县令。正想着，突然听见一声大叫：“呔，黑厮出来！让爷爷结果了你。”借着皎白的月光李逵打量着这个黑汉子，这人生得虎背熊腰，头顶红头巾脚蹬破草鞋，身套粗布衲袄，满面大胡子张牙舞爪地伸向四周，一双大手中攥着一对大斧。李逵一见此人就浑身难受。刹那间，李逵吐气如牛，双目如灯，浑身毛发都直立着。他抄起朴刀，一步跨到黑汉子面前，双手握刀，直捅这汉子心窝。黑汉子急忙躲闪，刀刃猛地划破了汉子的左臂。李逵见状猛地拉住刀，身子忽地向左一转，刀也呼啸着横扫。汉子一弓腰躲了过去。就在李逵转身之际，黑汉子上前一脚把李逵蹬翻了。黑汉子挥斧欲剁李逵。李逵朴刀一挺，正中黑汉子大腿，汉子咬着牙退了几步。李逵一翻身站了起来，挺起朴刀直逼那汉子，随即怒吼着抡起朴刀将黑汉子砍为两段。

可就在这汉子倒地的瞬间，几个壮丁发现了他，大叫：“魔王在这儿，魔王在这儿……”

后 记

前不久，王麻子倒闭了。市场上还是有人在叫卖，说这是王麻子的刀。可无论真假，都无人问津了。



蔡骏点评

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小说很多，但能写出新意却非常难，这篇《将星陨落》却让人耳目一新。

语言是最容易模仿，但语言也是最难模仿的，形似其实很容易，神似却是难上加难了。好在作者打消了我对于这种模仿的质疑，小说的语言非但形似而且还得了神韵，果然有那古朴野拙的气息，特别是李逵与人打斗的那几段，仿佛又回到了明版的线装书里。大碗喝酒、蒙汗药、路上剪径、县城客栈，这些经典的水浒元素在此全都具备了，似乎是一个微缩版的逼上梁山故事，只不过主人公换成了真假李逵们。

虽然题目叫《将星陨落》，但陨落的不过是人们心目中的那个“星”罢了，真正的“星”恐怕并不存在，至于李逵嘛，说到底也是大俗人一个。

既然所有的英雄都是大俗人，那么是真是假也变得不重要了。就让我借用一个庄子式的悖论：究竟是李逵装扮成李鬼，还是李鬼装扮成李逵呢？

恋水莲

黑龙江省大庆市石油高中

林 林

我叫香姬。

人如其名，我会调各种各样的香。“百步”、“莫言”、“幽谷”，人们说我的香就如同我的性格一样，幽静缠绵。

我会调香，因为我是香家的女儿，我的家族从隋时起就因制香而名闻天下，为宫廷中的怨妇调制让皇上心动神摇的媚香，收下她们从云鬓上拔下的镶有东珠的金钗；为江湖豪客调制杀人于无形的毒香，收下还沾着血气的金叶与宝刀；为佛门调制静心守性的禅香，收下尚带香火气味的玉制佛珠。

为市井，为江湖，为皇宫，香家做的是大生意。

大我三岁的哥哥香问天是香族的族长，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我们的祖父——香族前任族长，总共娶了五房夫人，却只有正室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也就是我们的父亲。父亲十八岁时迎娶祖母的侄女为妻，在这之前却与服侍自己的婢女有私，生下了哥哥，母亲过门两年后生下了我，她是个大度的女人，对丈夫的妾温抚有加，对哥哥也颇为慈爱，在妾暴病而亡后，她待哥哥如同亲生。

我五岁那年，父亲在调制新香的时候，不慎将相克的青石榴汁与菊草混到同一味香中，中毒而亡。当端茶给丈夫的母亲走进

香室，看到父亲早已僵硬冰冷的尸体时，她既没有哭喊，也没有尖叫，而是将茶盘放到茶几上，屏住呼吸往装有毒香的瓶中混入沙土投进火中毁去，从容地做完这些后，她拔下头上的金簪，将尖利的尾端刺向自己的胸膛……

我对父母的印象很淡，只记得父亲是个常穿着玄青袍子的高瘦男人，而母亲呢，我只记得她有一双极美的手，柔腻、纤长、白净。这双手后来给了我，只不过那种冰凉也传给了我，不管春夏秋冬，我的手总是冰冷。

我和哥哥被送到祖父的第五个小妾那里，人们让我们管她叫五娘。她是个妖艳但温和的女人，至少对我们很温和，但我不喜欢她，我讨厌她那梳得高高、抹得亮亮的头发；讨厌她那浓紫色丝裙上的金色大花，讨厌她那媚声媚气的笑，以及她身上的那股浓浓的合欢花的香味，这香味无处不在，就连晚上躺在被子里，也能感觉到它的不依不饶，越发显得可恶。

因为讨厌那种香味，我和哥哥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外面。在我们这一辈中，只有三叔公的孙女夕颜与我们年龄相若，她比我大一岁，是族中有名的美人坯子，我很喜欢她。二十几年前，东土扶桑国进贡十二棵异种花树，太宗皇帝将其中一棵赐给了香族，现在，这棵树已长到极高极粗。每到春天，花树便会开满红白的花，枝干疏密有致，花姿朗朗清逸，微风一拂，花瓣徐徐飘落，翩若舞态，极尽华美。我和哥哥上去摘那未开的花苞，夕颜姐姐就在下面用手接，哥哥故意不往她张开的手上扔，而是扔到她的脸上，见夕颜姐姐板起俏脸生了气，他就又在树上故意做出种种危险的动作，弄得夕颜姐姐又担心又觉得好玩。树上树下，三个人笑成一团。

等到哥哥与夕颜姐姐都因满了十岁而开始学习调香的时候，我便无聊了，只好成日里在内宅乱窜，反正也没人敢管我，乳母

呢，她抓都抓不住我，更别提管我了。

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个地方……

这是一个极小的小院落，它在宅子的西南角，建得很隐蔽，若不是拐了六七个弯，谁也发现不了这个地方。院子里不像没人住，因为打扫得很清洁。我悄悄去问乳母，她想了一想，又看看周围，这才悄声对我说：“那里啊，是大夫人所住的地方，她从十几年前起，就一直住在那里了。”我闻言大吃一惊，她口中的大夫人是我的亲祖母，不过我出生至今都没见过她，周围的人似乎也从未谈起过她，她怎么会住在那里呢？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向祖父请安，他正一手拿着酒杯，一面笑吟吟地看着画了梅花妆的五娘风情万种地为他斟酒。哥哥不知怎么忽然提到祖母这个话题，在场的人闻言脸色都是一变，祖父那本来微红的脸立时变得铁青，狠狠地瞪着哥哥，夕颜见状忙暗中拧了哥哥一把，哥哥见此情景，急忙把话岔开了，事后我也忘了。我又问乳母：“既然祖母还活着，为什么不让我们去请安呢？”“老爷子不让呗。行了，你也别问了，听到没有？”乳母紧张地说。

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我偷偷地来到了那个小院。我轻轻地走进去，又轻轻地推开正屋的门。

坐在屋子中间的女人回过头，略带惊异地打量着我。

我见到了我的祖母。

可能是太久没见到阳光的关系，她的皮肤看上去有些病态的白。她穿着玄色的布衣，洗得很干净，头发只用一根青玉钗挽起，乌黑之中夹杂着几丝银白，越发显得稳重。美人老去了，眼睛可没老，年轻时那双眼睛一定是双波光流慧、含春带笑的美丽眼睛，现在虽然人老了，眼睛却依然清澈。

眼睛的主人静静地看着我，问：“你是谁？”

我说：“我叫香姬。”